



落  
流  
·  
蒲团

晓寒 / 著



四川出版集团  
四川美术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落花蒲团/晓寒著.成都:四川美术出版社,2005

ISBN 7-5410-2560-7

I.落... II.晓... III.①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②摄影集中国现代③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④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 
IV.①J121

②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27720号

## 落花·蒲团

晓寒 著

---

责任编辑:何启超.汪青青.林雪红

封面设计:李鑫

技术设计:李静

责任校对:杜娟

出版发行:四川美术出版社(成都盐道街3号)

邮政编码:610012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四川蓝剑协力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787×1092 1/16

印 张:14.25印张

字 数:230千

版 次:2005年4月第1版

印 次:2005年4月第1版印刷

书 号:ISBN7-5410-2560-7/J·1898

定 价:19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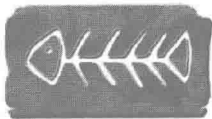
---

著作权所有·违者必究 举报电话:(028)86636481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工厂联系调换

工厂电话:(028)87826884

地址:成都高新西区西芯大道15号蓝剑科创园



自序

## 子非鱼

这本书，收录了我零零散散写的一些小说和随笔，时间跨度竟有十多年，真让人汗颜不已。

艺术与文学，一直是我生活的航标。多年前，我曾自己亲手设计过一张名片，灰色纸上，手绘了一条只有骨架的鱼，下面为名字、电话号码、以及“流浪艺人”几个字。

这张名片，颇受朋友们的喜欢，认为它既简单又别致。

有人问我：你有职业，为何自称“流浪艺人”？我说：鄙人虽混迹在电视行当，谋求一日三餐，但从内心来讲，是一个“跨界流窜者”，崇尚神游八方，心灵永远流浪。

有人问我：这光骨头鱼是什么意思？我说：我就象河里的一条鱼，即使遍体鳞伤，只剩下一付骨架了，我也要朝前游去，游向大海，游向那梦想的地方。

几盒名片早发完了。也很久没有重印过了。但我从未忘记，从我内心来讲，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浪艺人，是一条不安份的小鱼，渴望自己能游向大海深处，游向那有如“亚特兰蒂斯”一样、日渐消失的艺术殿堂。

可惜，我并非一条鱼。那只是我一种精神的向往。在现实中，我仍需历经生活的摔打、磨炼，象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会追求光一样，去追求那仅属于个人的光亮。

我深信，我会坚持我的信念，认认真真地瞎忙，直到有一天筋疲力尽，被自己的梦想所深埋。

晓寒

2005年春末于成都

## 随 笔

- 寻找颤栗 /3  
牧羊人的后代 /5  
父母的四季 /7  
睡在棺木上 /10  
列宾在流汗 /11  
速写天才 /13  
银色之梦 /15  
最爱艺术 /16  
等待开门 /18  
白猫 /19  
杀鱼 /22  
躺在虚构的床上 /24  
叠溪沉没记 /25  
《沉没记》后记 /29  
红珊瑚 /31  
文革笑话四则 /34  
不要挡住阳光 /37  
蜀酒赋 /39

## 短篇小说

- 小街口 /45  
靠近锅炉的小屋 /52  
香包 /61  
画像 /72  
白色 /82  
无言的忏悔 /90  
玉练 /96  
黑洞 /103  
钟馗 /109

## 中篇小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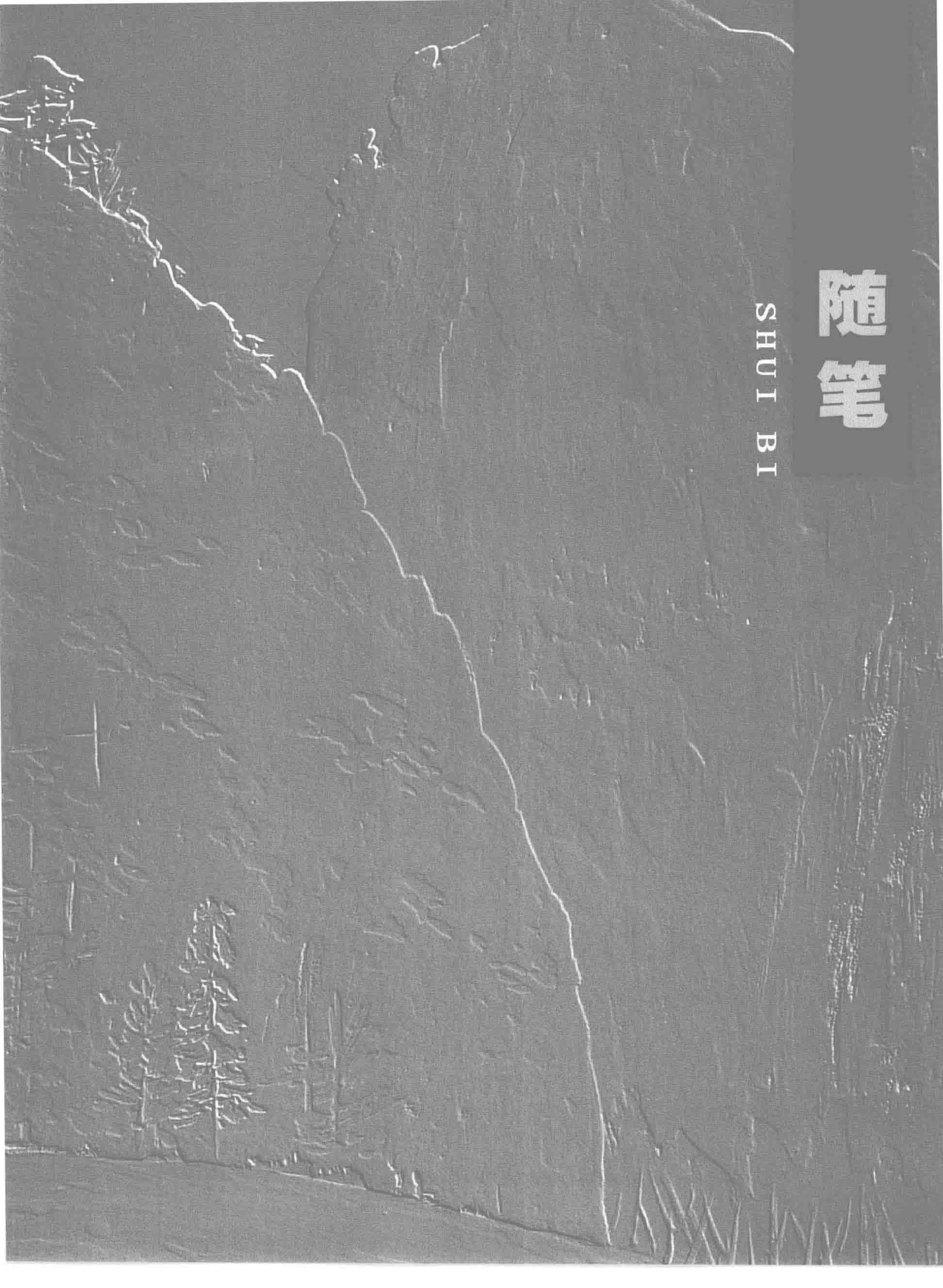
- 夕阳无语 /119  
春雪 /151  
吾乡吾土 /187

## 写生杂忆

- 二王庙 /215  
沙河 /217  
卧龙 /219  
苍山洱海 /221  
坐看青山到白头 /222

# 随笔

SHUI BI





## 寻找颤栗

灌县是个写生的好去处，特别是过去。

多年以前，我在成都美术学校读书。一个深秋，我们全班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，去灌县写生，画半个月的水粉风景。

我们是第一次远出写生，所以人人都很兴奋。每天早早吃了早饭，怀揣两个当午饭的馒头，就去河滩、索桥、二王庙画风景，自由活动，晚餐时方归。

我爱去干涸的河床。那大大小小的卵石、半掩半埋的原木、风中摇曳的芦花，总洋溢着一种苍凉的诗意，使我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思古幽情。我常常坐在寒风中，一张接一张地画，直画得手足冻得发僵，清鼻涕淌个不停。

有生以来，我从来没有这样拥抱过大自然，这样地充满激情。大概正因为如此投入，所以我的写生习作屡获老师赞赏，评我的画“有意境”、“有诗意”、“色彩关系好”，使我真有点云里雾里。

有一天，我在河滩刚画完一张画，往回走时，突见灰蒙蒙的、雨云低垂的天空，露出了一线蓝天，那么蔚蓝，那么美丽，使我差点停止了呼吸。

我马上夹起画夹，拼命朝一条高田埂跑去，在休耕地中摔了一跤，我爬起来又跑，终于翻上了高田埂，打开了画夹，开始飞快地画下这也许转瞬即逝的美景。

多少个阴霾天后的晴天呵！

我边画边激动得发抖，那是一种难言的颤栗，被美撞击的颤栗。

在雨云四合，蓝天消逝之前，我画好了天空，然后又一鼓作气，画好了远山和田野。我很满意这幅画，带回住地，也受到推崇，回校后，更被高一年级的、全校素描尖子，以“具有专业画家水平”而强索要了去。

那是我第一次面对大自然美景的颤栗。后来还有过一两次体验，也是在那段时期。

毕业后，我从事装潢设计，版画创作，也常常外出写生，常常画得茶饭不思，但再也没有那种颤栗，那种对自然美的纯真感情。

为了寻回那种感觉、心境，我八十年代两次故地重游，独自去灌县写生，可那重逢的山水，再也不赐我那可贵的颤栗。



是吾心已老？还是山水移情？  
那份童贞的激动，看来已离我远去，只有在梦中寻觅。

1991. 于马里亚纳群岛



## 牧羊人的后代

先生，你是运动员吧？理发师操着一口“广普”这样恭维我。

我还未回答，他下一句话又冒出来了。

我猜你是西藏运动员，对不对？

这小子如此肯定自己的判断力，真令我哭笑不得。

又一次，与两位朋友在宾馆餐厅包间共进午餐。

穿着职业装的大堂经理进来了，这位小姐笑容可掬地对我说：贵客是从凉山出来的吧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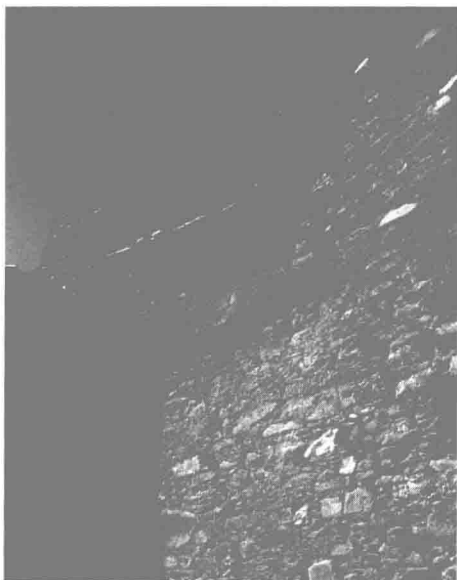
凉山出来的！凉山是四川彝族自治州，她把我当作彝族同胞了。

产生这类误会也难怪，我生来面色黝黑，身体看来颇健壮，加之长发披肩，被别人认为是高原少数民族也在情理之中，只要不认为我是“奥姆真理教”骨干，麻原扎晃的手下，便不错了。

后来读《羌族史》，有一种说法，凡“姜”姓者，几乎都是羌族一脉。

而羌族，是古代西戎的牧羊人，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，据说是汉族前身“华夏族”的重要组成部份，当时有几千万人。民间传说中，尝百草的神农，治水的大禹，都是羌族人，羌族尚武，据《后汉书·西羌传》记载，该民族以“战死为吉利，病终为不祥”。在这种古怪的理论指导下，经过多年的征战、迁徙，四处流散，今天纯粹的羌族人，只留存下一、二十万人，主要居住在四川茂县，叠溪海子一带。

我母亲姓姜，我的肤色又有别于城市居民，我猜想，我大概就是羌人的子孙吧，经常被人问及“你刚到山里去过吧”“你又晒黑了”，使我不得不展开想像：我的祖先真是跳着盘



甲舞，在黑虎将军率领下的一名武士，以战死为荣，乐于长眠于羊角花下。

可惜我无凭无据，只能从母姓去揣想自己有羌人的血统，如果幼年时能确定自己的血液中有羌族血脉，一定将青春贡献给羌寨，为羌族创造一套属于羌族的文字。

创造羌族文字，是一名羌族老者的心愿。这余姓老者原系黄埔军校毕业，后退役回茂县，几十年如一日，渴望创造一部羌族文字。十余年前，他来过我家几次，展示过他的一些成果，我已记不清他是用“偏旁部首”还是拼音来造字了，后来突然音信杳无，不知这文革中饱受摧残的老人还安在否？

说真的，我真乐于作一名羌人的后代，羌族那灿如朝霞一般的民间传说，燃比娃、毒药猫，以及崇拜“羊神”，将温驯的羊群作为偶像，都能激发人探究这民族的欲望。

一个神秘的天神，在地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足印，一位羌族妇女踏上了这大足印的拇指部分，便怀孕了，生下了“羌流”这个拯救民族的英雄。

这种神奇的想像，只有神奇的民族才能创造。试比较一下，它一点也不逊色于荷马史诗的《奥德赛》和《伊利亚特》。

但愿我是羌人的子孙。即使是一个梦想也不错。



2004冬于成都浣花溪畔

## 父母的四季

我父亲身高1米80，戴副眼镜，风度翩翩，眉清目秀，一个十足的白面书生。

他十八岁结婚，由于结婚早，一九四八年大学毕业时，已满二十五岁。他读的是四川大学的中文系，爱好古典文学，我幼年时，家中还存有一些书，不外乎都是一些唐诗宋词、论语、曾文正公家书之类的东西。

我父亲少年丧父，有姐弟三人，四人都被我祖母拉扯长大，全都考上大学，可惜这三个长辈我一个也未见过，均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。而我祖母也亡故于那段时间里。据说我父亲至孝，我祖母病重时，没日没夜守候祖母的病榻之旁，可这种孝心，也未能挽住老人家撒手西去。

大概为保住李家这根独苗，祖母在世时，便催促我父亲早早婚娶，以求冲喜，冲掉家门的晦气。

我母亲家是个大家族，她在近十个姐妹兄弟中排行老五，我外祖父曾作过清末山西的一任知县，是个颇为开明的士绅。

我母亲大我父亲一岁，结婚时为十九岁，从二人结婚时拍摄的照片来看，他们当时真是非常年轻。这张照片是他们留存于世的唯一一张合影，也是我们全家珍藏的为数不多的几张双亲照片中，影像最清晰最好的一张。

我小时候，大概是读小学的时候，我父亲常带我到沙河边散步，他曾神采飞扬地对我说，他有一个理想，就是退休了要好好写点东西，要把青年时的梦继续做下去，可惜的是，至死也未能实现。他当时在郊区政府当办事员，常常加班加点写报告，经常熬夜，直至吐血，为的是“脱胎换骨”，成为一名改造合格的“旧知识分子”。

他经常下农村工作，有时一去就是半年，一辈子只去过一次外省，那是五十年代去北京开会，几天会期，成为他很长一段时间的美好回忆。六十年代困难时期，有一次他



父母的四季

悄悄对我说，一九四九年，如果他去了国外，生活肯定是另外一种样子。我深以为然，如果他另走一条路，换一种活法，也许会有一段多采多姿的人生。选择就是人生，运气也造就人生。否则曾国藩不会在自己的墓志铭中写道：不信书，信运气，公之言，传万世。

文革风暴席卷全国，给我父亲带来了没顶之灾，他曾在大雪中被强逼站在三张重叠的方桌上接受批斗。一个奉公守法，拼命工作，谨小慎微的小知识分子，最终仍逃不过被人颠倒黑白，被打击，被批斗的命运，想一想真是可悲。这就是知识的代价，这就是所谓阶级斗争的必然进程。

我母亲性格刚烈，为人直爽，命运比我父亲更糟，“五七年”反右，在大学当图书保管员，因为帮划为右派的教授说了几句公道话，便被在档案中记下了重重的一笔，“五八年”在成都郊区松柏村小学当教师时，在小学教师“交心运动”中，被老账新算，当作漏网右派批斗，被殴打，被灌人尿，以至一个多月不能起床，而上台打她的人中，竟有不少十多岁的乡下孩子，而我当时最想不通的是，有不少穷孩子经常在我家吃饭，我母亲被许多孩子认为是“最好的老师”！多年后，我母亲的同事告诉我，说我母亲的脾气害了她，我深信此言，因为我母亲说过：“如果人活着就为了吃饭，我宁肯不吃饭。”她还说过人应该“宁可玉碎，不可瓦全”。

她被学校开除公职，下放到龙潭寺公社监督劳动。一九五九年秋天一个夜晚，她在家中留下一张二指宽的绝命书，纵身投下了北门大河，死时仅有37岁。

我多年来很后悔的一件事，是她了结自己生命的前几天，她和我谈话，叫我劝告父亲与她离婚，叫我们三个大孩子归父亲，两个小孩子归她，以免她的问题影响我们前途。我受团组织“帮助”，还一本正经地告诫她好好改造，重新做人，要知道她是最疼爱我的母亲！现在想来，真让我愧疚终生。

我母亲被宣布为“自绝于人民”后，我父亲靠他微薄的工资，继续抚养我们五兄妹成人。

八十年代，为右派平反，经我们多次催促，我母亲单位作出了“该同志不是右派，是一场误会”的结论，并补发了三百元的补偿金。区区的三百元，就给一个无辜者的生命划上了句号，这就是一个触礁者的下场。

我父亲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五日病故的。我当时浪迹天涯，不在国内。父亲病重时，叫弟妹隐瞒病情，不要我回国看他。他在医院去世后三天，我弟弟才打电话告知我。有一件事让我非常惊讶：我父亲过世的那天中午，我正在饭桌上和两个朋友吃饭，突然我心脏剧痛，不得不放下饭碗，躺下休息，半个小时后方慢慢缓解。这大概就是心有灵犀，血脉相通吧，它预告我父亲已离开人世，即使隔着千山万水。

我父亲做了一生好人，退休几年，常帮我抄稿子，望着他俊秀的字体，

我常常苦笑：这真可算是造化弄人。

我父母的一生，很少丽日蓝天，多是冷风苦雨。岁月流逝，不再年轻的我，终于懂得了人生的无奈，生活的艰辛。

谨以上的文字悼念我的双亲，感谢他们把我带到了这荆棘丛生的世界。我爱他们，我永远对他们怀有深深愧欠之情。

2004.夏于成都



# 睡在棺木上

睡在棺木上

当年成都美术学校，位居草堂寺侧，是公费学校，学校管吃住。学生寝室有大有小，大的住一、二十人，小的住四至六人。

我当时住小的寝室，全室四个人，都是同班同学，一直有幸读到毕业的，就是我一个人。

有天夜里，我睡得迷迷糊糊的，头部那头突然倾斜，木床往下陷去，就象遇到了强烈地震。

我吓得尖叫起来。同寝室同学，被一齐吵醒，拉亮了电灯。

我的木床的一支床足，深陷在一个又黑又深的大洞里，待大家将床抬起来后，才赫然发现，原来床下埋着一付棺材，年深月久，棺木朽烂，承受不了重压，才连同上面薄薄一层泥土，坍塌下去，将棺材戳了一个大洞。

大家看见这意想不到的情况，才蓦然想起，学校宿舍平出的这一片坡地，原来是乱坟岗，除了我之外，还有不少人睡在未迁走的坟墓上。

四个人用手电照了照洞内，隐约看见还有一个骷髅，这不知名的死者，和我一上一下，睡着同一个方向。

他是何朝何代的人呢？看如此厚重的棺木，想必是官宦人家，只是不知是男是女。

因是半夜，找来一块木板，将洞盖住，把床足放上去，大家又熄灯睡觉。

就这样，又睡了几个月，直到搬寝室为止。而在这当中，每当大家谈起此事，对躺在我下面的人，总有戏谑的、不恭的言语。因为毕竟只有十七、八岁，正是不知天高地厚，不畏鬼神的年龄。

事隔多年，想起此事，不禁有点迷惑：我事业艰难，缺乏机缘，是否与此事有关？是否是这不知名者的怪罪？我虽无意，但扰人清梦，坏人洞府，毕竟是无法诋诋的事实。

人到中年，再不是儿童了，今天，谨借此文字，向这亡者道歉，大人不记小人过，愿能一笑了之。

如蒙见谅，吾当感激不尽。

## 列宾在流汗

新生入校，安排住大寝室。二、三十个男生，住在一大间平房，上下铺，都靠墙，另有一块只有几尺的、可挂可贴东西的小天地。

一两天后，这些小天地上，都出现了五花八门、体现主人情趣、志向的玩意。有的挂了一把吉它、一支洞箫，有的贴上了外国风景油画的印刷品，有的挂上了艺术日历，有的贴上了格言警句，有的挂上或贴上了自己的习作，或人物，或风景。

以大气势取胜的，是新生杨庆捷。这爱说爱笑，家境不错，略有口吃的学生，挂出了一幅大尺寸的油画临摹作品列宾自画像。这画是画在真正带框的画布上的，而一般人，只画在油画纸上，因为这比较便宜。

“我跟我老师学画的油画”。他说出了一个无人知晓的名字。“他教我熟悉色彩，临摹大师的东西”。

能画油画，这是绝大多数新生梦寐以求的事，因为几乎都没有学过色彩，还在画石膏像、静物，甚至几何体。而突然有人挂出了自己画的油画，并且厚厚地堆涂，当然要镇住一大帮人，让人强烈感到，这几十名来自四面八方的新生中，不乏藏龙卧虎之辈。

大家开始观赏杨某的名作临摹。

由于对名作的印刷品很熟悉，大家发现它不太肖似原作，而由于素描功底差，额部厚涂部分，色彩关系也不对，就象列宾遇到了困难，急得满头大汗，如水浇过似的。

“列宾先生好像才干了重体力活。”一同学一本正经地说道。

大家不解地望着此人。

“不然怎么会流那么多汗呢？”

听完他下句话，大家哄堂大笑。

于是，杨庆捷的本名不常叫了，提起这头发自然卷的“学生殷实富”，就是“列宾在流汗”或“流汗的列宾”。

毕业后，这列宾的信徒，分到成都印染厂搞丝绸设计，而为了照顾夫妻关系，调到西昌市博物馆，因努力工作，升到副馆长的位置。

可好景不长，十年前，他突然患了绝症(据说是肝癌)，到晚期时，唯一的愿望，便是死在成都，结果就这小小的愿望，都成了遗



愿，他死在开往成都的列车上，死时只有妻子在侧。这都是我后来听说的。

列宾再也不流汗了。我清楚记得，许多年前，在那大寝室听见大家善意的戏谑时，庆捷同学那额头，倒确是布满了晶莹汗珠的。

1991年6月于塞班岛



列宾在流汗